

何谓学校:从学园到家园

刘铁芳

[摘要] 优雅的学校物理空间之中展现积极的师生生活,这就是美好的校园生活的要义所在。学校物理空间建设需要超越学校建筑的实用性功能,增强其审美意义,以自然的在场化与人文景观设计的自然化,来增进校园的魅力与学校生活的意义感。学校物理环境的指向,也就是人的活动作为学校文化的根本所在。好的学校生活在于人与优雅环境的和谐互动,优良的师生生活乃是学校文化的根本指向。人文校园即学园、乐园与家园的融合。信息化时代,学校应该以数字校园为条件,以人文校园为根本,以凸显学校的属人性。

[关键词] 学校 学园 乐园 家园

我们读书长大,都离不开学校。什么是学校,这还是一个什么问题?一块空地,如果有人经常在那里运动,它就成了运动场。几间屋舍,是有一群儿童在那里生龙活虎地成长,那里就成了学校。可见,学校之为学校,正是因为教师学生的共同生活与生动交往,以及由此而来的一拨拨生命的成长。

学校是安顿师生,彰显生命,激扬青春,提升生命的场域。学校应该富于文化的意味,方能启迪人格,孕育精神。

一、学校空间:人味与文味的融合

我们来看这样一段描述:

暮春四月,一个下弦月的夜晚,一群中学生围坐在学校的荷花池前,他们歌唱、轻语。坐在最高一层石阶上的一位女教员,突然被这夜的静谧和烂漫的歌声感染了,她回过头来,对一位来自家乡的学生说:“在这里求学真是幸福啊。”^{[1]p147}

“她”叫石评梅,是这里的女子部主任、国文兼体育教员,知名的才女。“他”是李健吾。这所学校叫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间是上世纪20年代。这段描述中,值得我们仔细咀嚼的地方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环境,包括时间,“暮春四月”,“下弦月的夜晚”,地点,“学校的荷花池”,“石阶”;二是人物,一群中学生,女教员,一位来自家乡的学生;三是活动,“围坐”,“歌唱、轻语”,“感染”,“赞叹”。

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自由地歌唱,随意地轻语,充满着青春的浪漫之气。学生之所以能表现出这样的曼妙姿态,当然跟背后教师们的教育方式有关系。不仅如此,学生们的浪漫气息感染了随意坐在石阶上的石评梅,学生反过来影响了作为教师的石评梅的心绪,她又紧接着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来这里读书的她的同乡李健吾,激励他更好地进入这个学校所呈现出来的教育魅力之中。这其中,师生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充满青春气息的生命状态。很显然,这里包含着师生的积极互动和相互的促进,所谓“教学相长”,就这样真实地发生在学校生活之中。

我们再把三者结合起来,仔细分析:这段话的核心当然是师生充满生命气息的活动。暮春四月,下弦

本研究为湖南省教育厅2014年度重点项目《好的学校教育如何可能——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A087)。

月的夜晚,这是活动的时间背景;学校的荷花池、石阶,这是活动的空间背景。学生们围坐一起,这意味着学校教育给予学生足够的闲暇与自由,一旦他们为明天的考试忧愁,是很难有此时此刻的曼妙歌唱的。学校的荷花池、石阶,意味着学校的物理空间的闲适,故能经常吸引师生到那里小坐。再看人物,学生是一群,这其中显现出年轻人的生活理想,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自由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另一个人物是教师,学生在旁边歌唱、轻语,教师就静静地坐在石阶上,欣赏夜色,也欣赏着学生们的曼妙青春,这其中的蕴含,一是师生的平等,这个地方老师、学生都可以随意坐到这里,不分彼此;二是教师优雅的情趣与开放的心态,教师也没有忙于去设计试卷,懂得欣赏夜色,也欣赏学生。与此同时,教师对一位来自家乡的学生说“在这里求学真是幸福啊”,短短一句,不仅把石评梅对此情此景的感叹充分表达,实际上传达出她深谙学校教育的真谛,并且会心于她所在的学校。这也反过来成为那群学生在暮春四月下弦月的夜晚,享受着曼妙青春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有了像石评梅这样优秀的教师,才会有优雅的成长青年学生。

正如卞之琳的《断章》所写,“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师生共在校园之中,彼此成为对方的风景,大家共同构成学校文化精神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学校文化的中心。文化的根本在于人,在于人的活动。学校文化的根本就在于师生卓越的心智生活,在于师生在学校场域中显现出来的对美好事物的积极欲求。在优雅的学校物理空间之中积极的师生生活,这就是美好的校园生活的要义所在。年轻人在一起自由地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好的学校就是给年轻人自由的交流提供空间,引导年轻人蓬勃向上的生命状态。

好的学校教育一定是此时此地的师生能真切地感受到好的教育,好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指向未来,而一定是首先指向当下,指向此时此刻孩子们和老师的生命状态的优美向上、积极向上。学校是师生共同过心智生活的场所,优雅的物理空间为师生卓越心智生活提供背景与基础,在学校场域之中人与环境的积极互动就构成了校园之魅,构成了学校生活之魅。

如果说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乃是个体成人,学校空间就是个体成人的基本场域。学校何以成为个体成人的基础性场域,或者说学校何以成为激励个体成人的场域?任何教育都是个体生命与文化之间的互动,

换言之,教育总是在个体生命与文化教化之间展开,是以文化来成就个体生命的活动。这意味着生命与文化乃是学校之为学校的两大根本主题,人和文构成学校之为学校的两大核心主题。

二、学校作为花园:孕育学校物理空间之魅

走进一所学校,直接感受到的是它的物理空间氛围。所谓“校园”,说的是学校乃是一个“园”,是一个“花园”、“园地”,这个“花园”、“园地”,既保持着与周遭世界的接壤,又保持着与周遭环境的不同,让人走进去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独特性。学校因为其作为园地、花园的存在,而给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学习生活的空间,让个体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富于意义,而不是沦为学习工厂里的加工产品。这或许是学校作为校园的根本意义之所在。一旦学校过于暴露在社会之中,学校生活的意义就大大弱化。哈里森在论及花园时这样写道,人性有一种根本性的渴望,那就是“让现实升华,替它披上幻景的霓裳,从而让我们的现实经验重归灵性”。^[24]孕育学校空间之魅,其实就是保护、孕育个体发展的灵性。学校作为一个“花园”,就是一个独特的意义空间,在其中,滋润着师生生命的共同成长。

问题在于,学校如何成为一个“园”,成为一个花园?

三、学校物理空间之要义

我们来看这一段关于北大燕园的描述: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开始,人们以‘一塔湖图(一塌糊涂)’来概括北京大学的风景,语虽诙谐,却也恰切。围绕着未名湖、博雅塔和图书馆,燕园里产生了很多美好的传说,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解释。有人说,博雅塔是一枝硕大的神来之笔,而未名湖则是一方来自天池的巨砚,饱蘸未名之墨,书写了北大的辉煌历史,而图书馆则正好是北大百年历史的最好见证和保存者,等等。这样的传说和神话实在是举不胜举。”^[25]

这一段描述清楚地表明北京大学作为一所学校,其蕴含着文化意味的物理空间之构成要件:

博雅塔代表着学校建筑的文化意味,“古朴端庄的博雅塔,原是为解决校园供水问题而建造的水塔,模仿通州古燃灯塔样式,简洁朴素,卓然耸立”,“把与我们生存相关的最基本的现实需求化作一种超然的美,而且名之博雅——广博优雅,这一现实,焉能不发人深思?”这里典型地体现了怎样化实用型的建筑为

富于想象的文化符号,其中的路径包括:建筑本身的设计,也就是建筑自身的优雅设计与建筑工艺;建筑的合理位置,也就是建筑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一栋建筑总是和它的环境连为一个整体;建筑的命名,恰切的名字能够深化建筑的内涵,提升建筑的文化意味。

未名湖代表着自然景观的文化意味,“湖光潋滟的未名湖,曾是前清淑春园的所在地,石舫横卧,石鱼翻尾,垂柳环湖,美不胜收。蜿蜒曲折的小径旁,常有琅琅书声;碧波掩映的小岛,宛若嵌于湖心的珍珠。立足湖畔放眼望去,东观博雅塔影,西对钟亭落霞,南眺林木葱郁,北望层楼掩映,游目骋怀,凭添多少书生意气。”这里可谓自然景观人文文化的典范。

图书馆则代表着学校专门文化场所独特的文化意味。“百年来,图书馆曾留下多少名人学者的步履,闪耀过多少思想的灵光。前辈圣贤睿智思维的结晶。数千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都物化为文献典籍,收藏在这‘百年书城’里。一部部传世力作,一项项科研成果,一位位旷世大师的著述,一批批学子才华纵横的论文,一代代师生像蜜蜂酿蜜一样,把心血和智慧化作书籍聚入册府,薪火相传,再向后辈学子们播撒光明。”图书馆既是知识与文化的象征,也是学生殷勤向学的重要场所。图书馆在学生心中的位置理当重要。

人们对“一塔湖图”的各种解释,除开人们寄予北大的某种魅惑力,同样来自“一塔湖图”本身给予人们的无限想象。正如梁思成所言,优美的建筑,有心,“性灵”、“神态”;有物,“材料”、“结构”;有景,“燃灯塔”;有情,激发人的“感慨”。作为建筑景观、自然景观和文化活动景观三合一的“一塔湖图”,无疑构成了具有浓郁魅力的、激励人们无限想象的文化场域。“一塔湖图”作为建筑空间之美,它是形式之美,精神之美和人文之美的合一。

四、让建筑说话:超越学校建筑的实用性

校园作为一个“园”,就是一个富于文化魅力的意义空间,滋润着师生生命的共同成长。“学校建设的基本理念就是依据学校的基本功能,在确保建设科学,规范,实用,安全,节约的前提下,努力使学校建设的建筑符号读译成学校文化符号。使学校每一栋建筑,每一处景观都带上浓厚的文化色彩,都形成丰富的教育故事。”^[4]让建筑、布局、园艺说话,曲折回廊、柳暗花明,就是让我们生存的物质空间说话,显现其精神的意义,让学校超越单一物理性空间的存在,而上升为意

义丰盈的滋养学生生命的家园。

夏丏尊先生任教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时,把自己住的平房命名为“平屋”,别有一番趣味。平屋即夏丏尊故居,是春晖开校时即任教的夏丏尊于1923年建造的住宅,在校门外象山脚下,小园内平房七间,靠山面水,园内花草点缀。取名平屋,不仅因为是平房,且寄寓“平凡”之意。在平屋小小的书房里,夏先生写下许多散文,后集于《平屋之辑》中,并翻译了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

从一所房子的命名,到一所学校的命名,都是一件卓有意义的教育事件。长沙市的几所老的中学,名字都很好听,譬如明德中学、明宪中学、周南中学。一旦这些学校都变成数字化的命名,学校自身的文化血脉其实就自行中断。正如诗人海子在其名篇《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中所写,“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一个温暖的名字,温暖的并不是河流和高山,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日常生命空间的温暖。这里所谈论的乃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命名,也就是以话语开启空间,在建筑空间的命名中寄予物理空间以文化的意义,扩展学校空间的想象,以超越目前学校空间命名的功能主义方式,也就是仅仅出于管理效能来命名,直接地冠以“第一中学”、“一教学楼”、“学生三舍”的命名方式,这种命名昭示着学校空间的平庸化。

四川成都有名的宽窄巷子,许多店铺都不仅做得很精致,而且有一个很隽永的名字,譬如卖刺绣的店子,名叫“一针一线”。这些好的店名的特点就是善于用简单而有富于张力的语词来抓住人,启迪人。学校空间同样如此,我们需要敏锐地把学校把场域中的积极因素引出来,寻求任何场域中诸种力量的和解,让场域活跃而充满积极的力量,以培育积极的校园生活。命名就是让冷冰冰的物理建筑空间,以话语的形式进入师生生活世界之中,在语言中开启人们对物理空间的文化想象。给建筑命名,其实就是给我们存在的空间命名,就是在建构我们生存的精神空间。命名的高度,就是我们存在的高度。

学校作为生命精神的启迪,学校物质空间的精神意义至关重要。“‘自然’永远是美丽的,而人工的建筑往往反是。因为建筑不同于绘画,它自始无意于模拟自然。建筑的原始不过是石、砖、三合土的堆砌,所以供人遮蔽风雨。它的第一纲领,在乎效用,虽至今日,此旨不变。因是那些不调和的现代建筑:工厂,学校,戏院,邮政局,火车站,和那些直线的街道,它们的丑恶,郁闷,使人往往感觉到有逃往乡村的必要。因为自

然与人工之最大差别为自然的无限丰富与我们的机巧之极端有限。”^{[5]p289} 建筑就其使用性而言,首先关乎效用。但建筑的形式,则关乎人在自然中的生存样式。这意味着学校建筑首先需要考虑跟周遭自然环境的协调问题。不仅如此,学校是一个个体走向社会化的规训场所,换言之,学校就其本意而言,就是远离个人自然天性的。学校、军营、监狱,可谓现代社会最具规训化的三个场域。这意味着学校建筑空间恰恰需要反过来弥合、抚慰个体自然天性与学校教育规训化之间的裂缝,缓解个体进入学校强规训场域的紧张与不适,而不是强化这种规训意识,动辄以单调的口号、机械的线条充斥学校空间。

学校空间的柔化与美化,也包括学校内在空间的柔化与美化。以儿童发展为本,以活泼健康的文化趣味为内容,进行室内活动空间的设计。这里的原则无非是两个:一是审美化;二是儿童化。综合起来就是以适合儿童的方式,予以美的渗透,扩展儿童在学校空间中的自由陶冶,譬如恰当的艺术作品布置。合宜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成为人与周遭物质环境之间的桥梁,促成人之居住空间的审美化与柔化,避免物质环境对人的生存的挤压,唤起个体的审美性生存。

学校环境呈现出来的意义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激活我们的多重感官,由此而激活我们对周遭事物的多重感知,周遭环境的多义性转化成个体生存意义的多样性。保持学校空间的必要迷魅,这是学校空间想象力的基本源泉,给置身其中的师生个体以丰富的想象的可能性,孕育学校生活的意义。

五、自然的人文化与人文的自然化: 学校空间之魅的两种路径

学校物理空间文化孕育的路径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人文化,也就是自然景观显现出育人的意义;二是人文的自然化,也就是人文设计景观充分地融入学校空间,与自然合一,不露痕迹。

其一,自然的在场及其人文意义的显现。所谓自然的人文化,就是让学校的自然空间显示出人文的蕴含,让自然本身说话。一颗大树,一座老房子,都足以唤起学生个体的想象力。金耀基笔下的三一学院之剑桥后园:“走出尼维尔庭,便是著名的剑桥后园,在春风里,这里是彻上彻下的绿的窑洞。绿的水、绿的草、绿的树。在浓的绿,淡的绿里,水仙才黄得耀眼,郁金香才红得夺目。剑桥后园的景色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每一幕景色都那样脱俗而有天趣,但每一颗小草,

每一颗老树,莫不经过人工的经营,而小桥、流水,垂柳,钟声及一行行的菩提树都已在丁尼生、柯立基、伍尔华茨、徐志摩的诗句里永恒了。”^[6]

自然景色之所以是人文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中蕴含着人为,而人为恰恰不露痕迹,自然中见出人为所设计的意味,但又不背离自然,自然与人为充分融合;二是自然在历史中融入了人的痕迹,并以文化的方式保留、传递开来。这就是后面说的保留在丁尼生等的诗句里了。理想的学校不仅是实体性的,更是精神性的,是寄托在学校实体之上的精神性的存在。惟其如此,学校才能包容人,激励人,启迪人,润泽人心,滋养生命。

这里特别谈谈大树之于学校的意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木与人有着某种奇妙的联接。大树象征着旺盛的自然生命力,校园有大树,意味着校园里涌动着强旺的自然生命力。大树作为自然的部分,其四季变化,足以激发学生对自然的思考。不仅如此,大树的在场,可以潜移默化地唤起个体对自然的敬畏。大树的在场,实际上是给学生的理解提供了自然的背景,可以扩展学生之教育理解的意义空间。不仅如此,大树的生长需要较长的时间,校园有大树,意味着学校有历史,而且学校在变迁的过程中懂得尊重理解。由此,大树意味着对学校的双重呵护:一是大树之树荫对学校师生的自然呵护;二是大树所代表的学校历史对学校师生的历时性呵护。由此,校园大树给学校以自然与历史的双重迷魅,避免师生暴露在社会的强光之下。同时,大树强旺的生命力潜移默化地引领着师生生命的积极向上,蓬勃生长。

其二,人文的自然化,也就是人文景观设计的自然化。所谓人文的自然化,乃是把人文的内容以自然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让人文内容贴近学校自然环境,从而达到人文渗透的不露痕迹,巧夺天工。长沙市老明德中学建有楚辞亭,上述对联“十步之内芳草,六经以外文章”,由晚清名士王闿运题。名士的风韵、雅致的亭子、精美的对联组合而成的亭台,可谓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这首对联所蕴含的教育理念正是人文与自然的合一,不知不觉地滋润着亲近它的青年学生,引导按他们从周遭自然之中去发现,接近自然,同时要视野开阔,不仅熟悉六经,六经以外依然还有广阔的天地。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景观设计可谓当前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形式,但这种景观设计需要融入学校物理空间之中,显现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意

蕴,而不是单纯凸显个别景观自身的功能。我们来看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的物理空间: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始建于1906年,前身是京师大学堂附属高等小学堂,1923年名为燕京大学附小,1952年为现名,1959年迁入燕东园内王家花园,占地面积24800平方米。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校园内苍松翠柏、花木繁茂。一栋呼吸着时代气息的生态教学大楼,与明清古建、欧式别墅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处处充满儒雅气息。树木花草奇石,都是学校语言;王世襄的久居保存完好,向孩子们诉说过去的历史;精致的花岗石台阶旁的一棵老树,说明学校在建设过程中懂得保护;冰心的题词“专心地学习,痛快地游玩”,与草地融为一体,可谓人文的自然化。校园无处不风景,但又不至于给人以压迫感,人文景观设计融入校园整体之中。让校园人文景观充分地融入校园之中,成为校园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让校园成为景观的附属,这就是校园人文景观设计的奥妙之所在。

六、自然与人为的完美结合:学校空间之理想型态

中国园林可谓自然人文化与人文自然化合一的典范。《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联,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贾政带客人游览大观园:“(贾政)遂命开门,只见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眼中,则有何趣。’众人道:‘极是。非胸中有大邱壑,焉想及此。说毕,往前一望,见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贾政道:‘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览。’”^{[7]p226}这段话可以说较充分地展示了大观园的妙处,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妙处,那就是:让人在迂回曲折、平中见奇中享受自己的发现之旅,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给置身其中的个体以豁然开朗的乐趣。看清人生终极境遇而后在天地间享受现实人生。中国园林建筑给学校物质空间的营造足以提供充分的启迪,这种启迪就是居住空间的自然与人为在优美与无限想象力中的融合,所谓“巧夺天工”。

这意味着我们的学校建筑如何善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以其接近自然、变化、雅致,给学生提供妥帖的精神呵护。“中国建筑术的发展,可以看出,是跟西洋建筑沿着两条路线前进的。它的主要倾向是企求与自然相调和。从许多方面看,它的这种企图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因为它能够摄取梅花嫩枝条的气韵--

首先转化入书法的灵活生动的线条,然后转化入建筑的线条与型式。更补充以象征的意象。经由迷信堪舆术的流行,搀入了万象皆灵的基本概念,这使人被迫地审察四周的景色。它的基本精神是和平与知足的精神,产生优越的私人住宅与庭园。它的精神不象高斯(Goth)式的尖塔,升指天空,而是覆抱着地面,且甚满足于它的型式。高斯式天主教堂显示崇高的精神,而中国式的庙宇宫殿显示宁静清朗的精神。”^{[5]p291}

幽深,开门见山,寻求人在自然中的优雅居住方式。学校空间的曲折变化,给校园中的师生以想象的空间,同时避免学校的一览无余,避免师生置于强光之下,使得学校生活具有某种私密性,由此赋予学校生活更多的想象空间,增进学校生活的意义感。一旦学校空间向着外在世界全景敞开,学校就难免祛魅化,师生生活就难免被有意无意地置于社会的注视之中,师生生活必要的私密性就被全然剥夺,学校就变成了敞开的监狱,学校的想象空间就大大缩减。

当然,学校物质空间并非只有曲径通幽的式样,也可以是纵览全局式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知名学者哈里森这样比较大观园和斯坦福大学里的金斯哥特花园:“随着贾政一行沿着条条路径漫步,绵延数页的大观园之旅读来宛若一出起伏跌宕的传奇故事——从石洞到游廊,从花坞到菜畦,其间处处景致向来客一一展现——放佛这座园林,一如小说本身,是沿着一系列预先设想的情节而展开的,事实当然也的确如此。金斯哥特花园没有潜在的情节,惟独呈现着抒情诗般的晶莹的形式,从任一角度均可望见整体。金斯哥特花园没有要讲述的故事,然而,在抒情诗般的静默中,它让思绪在奥妙的现象中流连,在现象的迷津边萦绕。……如同其他许多花园,纷纭世界惯于排挤或抑制的一些活动,金斯哥特花园以某种方式为之提供了场所。它让思绪、灵视、回忆和遐想有了展开的空间,让这般心灵现象赖以生存的深度时间成为可能。”^{[8]p52-57}显然,学校物质空间绝非只有一种形式,最要紧的是能显现出必要的迷魅,给置身其中的个体以更多想象的可能。

人总是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的质量乃是人的生存质量的重要标示。师生生活在校园之中,校园环境的质量直接地构成师生生命质量的重要部分。充分意识到校园环境的意义,并且用心设计校园中的一草一木,其实就是对校园中人的引领与尊重。学校生活的本质乃是文化与心智生活,怎样激活置身其中的每个人的想象,开启人的心智,给人以美的浸润,由此

而极大地扩展学校生活的内在空间,这实际上就成了物质形态的学校空间创设的理想目标。

七、人的活动:学校空间的指向与学校文化之魂

人文校园,意味着校园是属人的。学校是师生共同的心智生活的场所,堪称优良的学校生活乃是师生充分的心智生活,这意味着一切学校环境,都应该孕育、包含、激励着师生的心智生活,或称为师生卓越心智生活的写照。学校环境,包括学校物质环境,以及制度环境,都是为了增进师生心智生活的完满。优良的学校生活乃是富于意味的物理空间、人文环境与优雅的人的活动的统一。富于文化意蕴的学校空间,为人的活动提供背景,并促成人的活动的积极展开。

2002年,应邀主持沈阳建筑大学新校址校园景观设计的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面对资金短缺、工期紧等一系列挑战,提出了用水稻来绿化美化校园环境、让稻香融入书声的方案。稻田校园用当地的东北稻和荞麦等农作物以及乡土野草为材料,营造出富有独特的现代感和乡土气息的稻田景观:便捷的步道穿梭其间,连接宿舍和教室,白杨树分割出一块块水稻田,其间分布着一个个宜人尺度的读书空间。每当5月中旬,校园庆祝插秧节,每到十月底,学校又举办收割节,学生陶醉于一个悠久农业大国所独有的农耕文化体验之中;收获的优质稻米成为学校馈赠贵宾的礼品。水稻之父袁隆平赞曰:“育米如育人,稻香飘校园”。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给予如下评语:“一种丰产而美丽的景观,它使学生能直接与农业亲密接触最精彩之笔在于把实验田放在校园之中”。对逐渐远离土地、远离乡村、远离农业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学子们来说,对一个一日不可忘却和土地恩惠、万万不可浪费土地的、悠久的、农业和人口大国来说,“稻田校园”传达了设计师关于土地的忧患意识和无限深情,表达了反对追求华奢与奇异,倡导“白话景观”与寻常城市的理想。^[9]

学校的任何物理空间设计,最终都指向人、服务人,并最终归结为人的活动形式。换言之,一切外在学校环境的根本意义,都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体现在人的活动之中,而不是流于外在的摆设。一所优良的学校,不仅拥有良好的学校物理文化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空间里,有鲜活的人的活动。任何华丽的装饰,如果不能转化成人活动的积极资源,转化成学校师生身心发展的有机载体,激励人,启迪人,这样的设计不过是没有灵魂的、炫人耳目的摆设而已。运动场就

其本意而言,是因为有人运动,才让那个地方成为运动之场。音乐教室不仅仅是好的音乐设施,更重要的是师生在其中的音乐活动创造出来的生命的欢欣。图书馆也一样,好的图书馆不仅有充足的图书和阅读设施,更重要的是方便师生阅读,经常有师生阅读,使得图书馆真正成为师生精神的庇佑之所。好的校园,处处都能体现出师生活动的迹象,包蕴、激励着师生的教学生活。

我们来看当年南开的校园生活场景: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奔驰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几个60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留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地哭了。^[10]当年南开,其硬件设施显然无法与今日的名校相提并论,但恰恰是人的活动,让南开至今依然显现出浓郁的理想教育的精神气象。

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模仿牛津、剑桥的学院制的精神,设立“院屋制”(house system):哈佛在查理士河畔建立了十三个院屋,每个院屋规定分与三百五十个到四百个二至四年级的学生居息。“院屋中虽然没有正式的教学,但却是一个不拘形式老少长幼谈天论书的天地,每个院屋设有院长,教务主任和导师。在结构方面,每个院屋有食堂、图书馆、休息室、音乐室等。建筑都颇雅致,尤其是沿河的几幢,庭院深深,清幽出尘,很有些牛、剑学院的气氛。”^[11]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生活交流的场域。生活与交往正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形式。庭院深深,学人簇簇。学校空间到处显现出来的师生生命活动的踪迹,构成学校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

文化出自人,且为了人。这里的出自人,并非简单出自某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出自人的活动。文化乃是人的活动内容,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不断向着形式的转化。也就是历史与当下的人的活动,积淀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成为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这就成了文化。缺少人的活动内容来支撑,形式总是空洞的。真正的文化是活出来的!文化就是一定人群的法,就是人的具体的“活”转向抽象的“法”。这意味着学校文化就其根本而言,乃是学校人的活法,离开学校师生活法的文化乃是伪文化。这并非反对、否定

学校文化设计,而是强调,学校的一切文化设计,都应该体现、切实引领师生的活法,而不是简单地弄几个华丽的词语、空洞的装饰来点缀。

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学校制度文化的形成。学校制度文化乃是学校活生生的文化活动的制度化结晶,学校制度既是一所学校过去的优秀文化生活的结晶,同时又是对现在以至未来师生优良学校生活的激励、引领与必要的规范。离开了师生优良的学校生活的内涵,学校制度就失去了其属人的本性。

学校文化的根本来自学校人的生生不息的活动构成的生命气息,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接构成学校文化生长的根本所在。人是一切中最重要的,充盈着校园的活动与交往,都是为了增进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生命联系。诗意地栖居在校园之中,意味着交往地生活在校园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生动交往,孕育着学校生活的无限可能与无穷魅力。正如当年梅贻琦所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学校其实就是给师生从游提供一个卓有空间。

这意味着学校并非越大越好,学校大到一定程度,师生彼此之间就只具有符号的意义。换言之,好的学校,彼此能成为对方的风景,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充满交流的教育性场域,而非各自在庞大学校中的狭小空间里各自为阵的教育工厂。人一旦太多,彼此影响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这至少反过来提示我们,怎样切实地增进人与人在学校里的互动,增进共同的学校生活,乃是今日求大求规模的学校教育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

八、人文校园:学园、乐园、家园

徐志摩的《作别康桥》,可谓耳熟能详。他对康桥(剑桥)情深意重,一生眷念。“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徐志摩:《康桥再会吧》)康桥对于徐志摩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实体化的存在,而是散发着迷人的精神魅力。康桥作为一所大学何以散发出令诗人如此迷恋的精神意味?徐志摩在《吸烟与文化》一文中这样写道:“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睛是康桥叫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

的。”康桥对于诗人而言,不仅仅具有知识上的意义,更具有生命本体的意义。康桥是徐志摩一生不变的风景,徐志摩的诗歌也成为剑桥永远的风光。

著名出版家范用只读过两年私塾四年小学,然后就失学了,其中他最怀念的是穆源小学的两年,那是他心目中圣洁的殿堂。范用终生感念他在江苏镇江读的穆源小学(1906年创办),专门写了一本书《我爱穆源》,为自己的小学写一本书他可能是第一人。离开学校36年后,他一个人悄悄回去,旧时的校舍片瓦无存,在他的记忆里却是清晰如昨,回到北京,他用硬纸片做了一个当年穆源的模型,郑重地送给母校,安放在新大楼里。穆源小学对于范用而言,不仅仅是一段学习经历的所系,更是一种生命的寄托。

学校不仅是学知识、获得学业上晋升资格的阶梯,更是,而且首先是师生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是师生人格共同发展、心灵受到启迪的理想空间。一所好的学校,必须能焕发师生美好的想象与自由的创造,唤起师生对于美的向往和创造的热情,从而唤醒、激励师生个性的共同生长。优良的学校之所以让人一生迷恋,正是因为学校所蕴含的人文趣味深深地激励着年轻学子的生命成长,成为个体年少阶段美好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确切地说,是在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旺盛时期、关键时期,给人以美好事物的激励与幽微体验,由此而奠定个体人生可以不断回望的、优美乐观的精神资源。

学校首先是学习的地方,但学生并不是作为一架学习的机器进入校园,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在校园之中,学校教育包容着个体完整生命的成长。换言之,好的学校教育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生命的。对于一个人而言,好的学校不仅是学园,是黽勉求知的地方;而且是乐园,是快乐成长的地方;更是家园,是包容着完整个体生命孕育的家园。学园主要指涉个体的思维、理智的发展;乐园主要涉及个体进入学校生活之中身心的愉悦;家园指涉个体生命的完整生成与意义孕育。

家,顾名思义,就是一栖息的地方。但那并不是完整的家。一个有爱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一个真正熟悉的处所。学校成为家园,一个基本要素就是爱。“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象掘池,有人说四方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

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12]p245}爱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人和人或者人和物之间的亲密联系,这意味着爱总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亲近的关系,爱让人亲近地活在人与人、人与事物的关系结构之中。爱总是意味着一种关注,个体朝向某人、某事物,对某人、某事物充满期待。由此,爱意味着充满期待地关注某人、某事物,爱不仅仅是一种关注,任何爱还包括一种价值性的期待、一种激励与促进。教育爱让个体真实地活在师生-生生亲近的关系结构之中。爱虽然不是学校教育的全部,但爱却是学校教育得以展开的背景,正是在爱的背景之中孕育着个体的自我激励与成长。爱让个体积极地融入他人之中,没有爱就不会有个体人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充分生长,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家庭给孩子生活与成长必不可少的东西,父母亲以一种亲情的亲密关系环绕着孩子。父母亲的陪伴给孩子以保护,使得自我生存的空间和基础得以实现,让孩子在其中可以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行为习惯和生存方式,让他们可以成为他们自己。“好的学校与家庭具有同样的特点,如某种亲密和安全感。学校在亲密家庭和社区之间,以及有些冒险的外面世界之间提供了一种中间的、过渡性的阶段。在一个使人感受到安全的教育环境中,学生学得最好,愿意冒险。学校应当有足够的安全感(像家庭一样),使人可以感受到问题并解决问题,并能容忍质疑、争议和不同意见。……儿童的生活就是与困难生活在一起。活着就会有困难。事实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在努力地做到对孩子的问题和困难保持着敏感性。”^{[13]p78}爱与安全感的获得,就是让孩子意识到总是有人在关心他们,^{[14]p76}关注他们,包容他们,促进他们,从而鼓励他们在学校生活中自由探究、自主发展,让他们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切实地获得并感受到自我心智与人格精神的成长,让他们在学校所提供的支持与帮助中一点点走向独立,走向自我成长。

布鲁姆曾这样写到其初入芝加哥大学的经历:“我十五岁那年第一次看到芝加哥大学,并多少觉得我发现了自己的人生。过去我从未见过或至少留意过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明确地致力于更崇高的目的,不是为了功利或需要,也不仅是为了栖身、生产或贸易,而是为了某种目标本身。……我对未知事物的渴望,突然间在外部世界得到了回应。”^{[15]p243}正是学校空间里映射、洋溢出来的对更高事物的启迪啊,召唤、积累

着年轻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这可谓环境育人的核心意义所在。显然,家园不仅是情感的,更是价值的。学校作为家园,不仅在于校园中弥散出来的爱与温情,更在于以爱与温情为基础而展开的美善价值的孕育。学校之为家园的根本意义,正是激发个体向着更高价值的追求,孕育个体人生的价值归宿,获得个体人生绵绵不绝的精神动力。

“在本质的意义上,我感到学校不仅是传承知识的场所,更是培养学生精神气质的地方。走进校园不是为了走进一条课本知识的胡同,而是走向一个追求真、善、美的广阔原野。……一所学校如果不能让莘莘学子从中感受一种强烈的人文氛围,不能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人文熏陶,整天只是让他们在教科书和题山卷海中跋涉,抹杀个性,遏制创造力,这样的学校就是升学率再高也不会是什么好学校。”^{[16]p2}知识的传承当然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但学校的中心是育人,人的生命质量,人的成长水平的高低,才是评价一所学校好坏的根本。学生并不是单纯作为传承知识的工具,知识的传承必须置于与个体成人的关系之中审视。换言之,在生命与文化两个核心要素之间,生命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所在,生命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引领,而文化的传承则需要以促进生命发展为依据来选择、更新,文化恰恰就在不断的选择与创造中保持自身的生命活力。

“教育的根柢首在立人,使人成为人,引导人不断追求真善美的生活。作为育人的特殊场域,学校本身就是为了某种积极价值而组织起来的。”^[16]学校作为家园正在于在一个人成年的过程中,给予文化价值的启迪与孕育,由此而把个体引向美善人生之路途之中,让一个人在人生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能不断地回过头来,从年少的学校教育经历中求得精神的援助。一个人在学校中,生命得到充分的舒展,心灵得到整体的孕育,学校就成了精神之家园。好的学校常常成为人们一生之所系,让人可以在人生的旅途不时地回过头来,从中获得精神的援助。

九、走向人文校园:数字化时代的学校特性

人文校园与数字校园是学校教育现代化的两个要旨,“人文”与“数字”是教育现代化架构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只有思想没有技术那是空头政治,是纸上的现代化。有设备无思想,就是硬件仓库,就是把昂贵的电教资源当贡品,当展品,摆样子。有设备思想不正确,把先进的教育思想应用于传统的教育,反而变

本加厉地加重学生负担。新设备老思想成为孔乙己穿西装,不伦不类,贻笑大方。人文校园和数字校园一个属精神范畴,一个属物质领域。两者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数字校园建设属于基础性建设,主要任务是使学校具备与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相适应的物质条件,也是现代化教育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人文校园建设属于精神建设范畴,是师生共同完成高质量教育教学的精神动力,为数字校园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并使数字技术在校园内发挥最优功能,而不是走向偏离。

我们已然或正在走向数字化校园的时代,但任何时候学校总是学校,现代化不是学校的一切,不管技术如何变化,学校始终是以人为中心,是呵护人的生命成长的地方。人文校园始终是学校存在的根本、基础的属性。

且让我们听听北师大附中的老校歌吧:

“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你是个海啊,含真理无穷。你是个神啊,愿人生大同。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17]

注:

[1] 散木.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感念师大附中[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2]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花园:谈人之为人[M].苏薇星译,三联书店,2011.

[3] 肖东发.见肖东发主编.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序·北大风物与人文精神[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 范秋明.以人为本,将学校建筑符号演绎成文化和艺术符号[J].中外建筑,2009(5).

[5]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6] 金耀基.剑桥与海德堡——欧游语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7]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8] 哈里森.花园:谈人之为人[M].上海:三联书店,2011.

[9] 吴智刚.大学里的水稻景观:森林与人类[J](2).

[10] 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11]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第13卷1期,1941(4).

[12] 夏丐尊.刘铁芳主编,新教育的精神:重温逝去的思想传统〈爱的教育〉译者序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3] 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14] 很有意思的是“安全”(safety)这个词与“关心”(caring)有联系。“孩子如果刚到有人为他担心就不会过度地担心他们自己。”(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15] 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占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6] 刘铁芳.学校公共生活的扩展与学生公民人格的形成:以公共理性与公民责任为中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5).

[17] 散木.感念师大附中,见《老照片》第39辑[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邮 编:410006

(责任编辑 王 学)